

图式理论在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应用

汪田田

(蚌埠医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认知图式是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模式,在此基础上,人们理解并对新信息做出适当的反应。本文通过介绍图式的起源、定义和分类,讨论两者的关系,探讨了图式理论在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应用,提出相应的翻译方法,并得出结论:译者应不断扩充自己的认知图式。

【关键词】认知图式理论;文化负载词;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2-0137-04

图式是指储存在大脑中的背景知识,是读者用来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认知图式理论就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并且应用于许多领域,如阅读、写作、教学以及翻译。而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文化再现另一种语言文化的文本的过程,所以不同的文化差异会给翻译带来困难。图式理论在这一过程就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图式理论在翻译,尤其是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应用。

一、图式的定义与分类

(一)图式理论的发展

图式(schema)概念最早起源于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格式塔心理学。起初是由德国的哲学家康德(1781)提出的,后来其他心理学家也提出了自己对图式的看法。所以,图式在当时有多个名称“脚本”“框架”和“文本图式”,但是真正将图式理论引入到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却是Barlett。Barlett(1932)在自己的著作《记忆》中提出了“图式”的概念,他以北美印第安的民间故事《鬼战》为试验素材,让受试者阅读后对故事进行复述,结果他发现:无论哪一位受试者在任何条件下,都会掺入自己较为熟悉的知识因素。所以他指出“语义的记忆并不是消极输入信息,而是通过激活自己记忆中的知识和进行语义推导主动地获得语义解释过程。”(转引自彭建武2005:74-75)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现代图式理论才开始形成,以Minsky,Rumelhart和Schank等人为代表的学者们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总的来说,现代图式理论认为:“人们在理解新事物时,需要将新事物于已知概念,过去的经历,即背景知识联系起来,对新事物的理解和解释取决于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图式,输入的信息必须与这些图式相吻合,方能产生理解。”(薛海萍,2006)

近来,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图式理论。黄子东(1998)将图式理论应用于听力理解。而熊

学亮(1999)则为图式给出了一个定义,他认为“图式是客观事件结构在大脑中形成的‘大脑模型’,一个图式由属性或槽道和值组成”。(彭建武2005:75)

(二)图式的分类

图式理论问世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对图式进行分类。Carrell(转引自关丽娜,2009)。将其分为两类: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前者是关于世界的背景知识,而后者关于修辞结构的背景知识。但Cook(转引自钱颖,邢晓莉,2009)却对图式进行了不同的分类:世界图式、形式图式和内容图式。也有的学者提出其他的分类,比如薛海萍(2006:129)认为图式可分为语言图式,内容图式,结构图式和策略图式。综合以上学者的分类,本文也将图式分为两类:内容图式和结构图式。

1.内容图式

内容图式是指与文章相关的背景知识,一般与社会文化风俗关系密切,与文章内容相关的国家的风俗、历史、文化都可成为内容图式。内容图式的缺省虽然不会影响到人们对文章文字意义的了解,但却并不了解其深层含义。比如:

例1 班门弄斧

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ban, the master carpenter

例1中“鲁班”就属于与文章内容相关的文化知识,显然大部分外国人是不会知道谁是鲁班。在这种内容图式缺省的情况下,读者很难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作为译者理所当然应该填补这个空白,他用了“the master carpenter”来解释鲁班为何人,为读者的原来的内容图式增添了新的内容。

从以上例子,我们发现内容图式对我们理解文章至关重要,所以当我们发现掌握了语言的译者做不好文化词汇的翻译时,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许多译者都缺少了内容图式。

2.形式图式

收稿日期:2013-03-18

作者简介:汪田田(1986-),女,安徽六安人,蚌埠医学院外文教研室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形式图式即语篇知识,是关于词汇、语法方面的知识,形式图式的存在可以让我们宏观的把握文章脉络。因此,形式图式在翻译中扮演这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以中英翻译为例,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因为不同的思维模式,必然会形成不同的语言特点。汉语重意合,通常会用一种迂回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而英语重形合,主题句通常放在文章开始处,然后围绕主题句层层推演得出结论。所以形式图式的缺失势必会造成翻译过程中的困难。

例2 在四川西部有一美妙去处。它背依岷山主峰雪宝顶,树木苍翠,花香袭人,鸟声婉转;流水潺潺。它就是松潘县的黄龙。

One of Sichuan's finest spots is Huanglong (Yellow Dragon), which lies in SongPan county just beneath Xuebao, the main peak of the minshan Mountain. Its lush green forests, filled with fragrant flowers, bubbling streams and songbirds, are rich in historical interest as well as natural beauty.(边幽芬, 1987)

例2是反映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典型例子,作者首先描述,而重点内容直到段末才被提出。此时,译者必须要拥有结构图式,按照英语的结构图式,将文章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让目的语的读者达到更好的理解。

3. 语言图式

语言图式是指所掌握的关于词汇、语法方面的语言知识。翻译中,拥有语言图式对于译者是否能够正确理解原文十分重要。比如:

例3 Being an invalid, Joseph Sedley contented himself with a bottle of claret, beside his maderia at dinner, and he managed a couple of plates full of strawberries and cream, and twenty four-little rout cakes, that were lying neglected in the plate near him... (William Makepeale Thackeray, 1997: 34)

译者要向理解这句话的含义,首先就要有关于源语的词汇、语法等知识,比如,“Being an invalid”分句是否与主句表示因果关系,最后一个that从句是不是具有修饰功能等。

从上文中,我们看出图式可分为三种:内容图式,结构图式和语言图式。三者都在翻译过程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译者将利用语言图式,即语法或词汇知识对原文进行解码,在这一过程中,内容图式将为译者提供背景知识,让译者达到更好的理解。最后,通过内容图式和语言图式对语言文字进行重新编码,将原文在现在读者面前。

二、图式理论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翻译是从源语到目的语的信息转换,它通常包括2个步骤:源语解码和目的语解码。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首先是源语的读者。这一过程购成了翻译的第一个步骤,我们也称之为理解过程。当译者正确理解了原文之后,他要在脑子中重构原文信息,将其展现给译文读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步骤,即转化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认知图式不可缺少。首先,在理解阶段,译者既要把握原文作者的认知文化图式,同时也要兼顾译入语读者的认知文化图式。而在转换阶段,译者应寻找和搜索译入语中的有关图式,通过图式的构建或重组来实现双语之间的转化。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下三种情况。

认知图式与源语文本中的新信息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可以轻松自如地利用原有的图式加工文本,把握概念之间的关联,同时使原有图式得到强化和巩固。

认知图式与源语文本中的新信息相矛盾。此时,图式知识与文本信息不相符,只有随着译者对文本理解的不断深入,文本反作用于译者图式,原有图式会得到调整,使之与新信息相吻合。

图式与文本中新信息相互缺省。译者无法理解文本中的新信息。此时只有倚靠译者来重新构建图式,来填补空缺。

根据以上三种情况,认知图式理论在文化负载词使用中也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 认知图式相符

尽管中英两国文化各有特点,但也往往存在一些共性,两国的人民可能有相符的认知文化图式理论。所以我们会发现汉语与英语中有许多文化负载词既有相同的概念意义,也富有相同的文化内涵,比如 fox, flower, rose 与其汉语对应词“狐狸”“花”“玫瑰”。陈德彰在《汉英动物词语的文化内涵中》(郭建中, 1999: 345-357)提出,英语国家人中大约有 100%的人都认为狐狸象征着狡猾,而中国人中有 94%的人持相同的观点,所以在翻译类似 fox 这样的文化负载词时,我们并不会觉得困惑。

例4 Don't trust that man; he is a sly old fox.
不要相信他,他是个狡猾的老狐狸。

例5 Every life has its roses and thorns.
人生之旅有鲜花,亦有荆棘。

例4和例5中 fox, rose, thorn 与中文对应词“狐狸”“荆棘”和“玫瑰”具有相同的概念意义和文化内涵,所以译者直接译出也不会影响原文信息的传达,相反,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以及读者的原有认知图式却相应地得到强化。

(二)认知图式不相符

由于中英两国有着自己的语言、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和风俗等,所以两国人民观察事物的角度也不相同,所以他们在对于相同事物的认知图式不相符也是在所难免的。这种认知图式不相符反映在文化负载词上,就是那些概念意义相同,文化内涵却完全不同的文化负载词,比如“dragon”。

例6 The woman in charge of the account department is an absolute dragon!

会计科那个女科长是个十足的母夜叉。

例7 亚洲四小龙

The four tigers of Asia

例6中“dragon”与7中的龙虽然概念意义相同,但文化内涵却大不相同,因为“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神物,被视为是中国人的图腾。所以中国人多自称自己为“龙的传人”。在汉语中,龙总是具有赞扬的意义,所以我们会发现如“龙袍”“龙王”“望子成龙”这样的习语。但在英语中,“dragon”却是一种可以喷火的九头怪物。所以在英语的许多作品中,“dragon”都是邪恶的化身,比如英国民间故事 Beowulf 中,英雄 Beowulf 就是被龙杀死的。圣经故事中撒旦被称为“the great dragon”。英文中也有一些与龙相关的词语,但是它的含义大都与中文大相径庭,多半斗带有贬低的意味。如“a dragon around place”指的是“很跋扈的人”。

从以上例子可见,当译者的认知图式与文本中的新信息不相符时,译者将调整原来的认知图式,以达到与新信息相符合,同时原有的认知图式也进一步得到扩展。

(三)认知图式的缺失

由于汉英文化所处国家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生活方式以及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两种语言中有些词汇没有对应的概念。此时就会出现认知图式的真空地带。这种情况反映在文化负载词上,就是概念意义相同,但是文化内涵却完全缺失。比如汉语中的“鸳鸯”。

例8 风乍起,吹起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持红杏蕊。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望鹊喜。——謁金門

The breeze begins to blow,

And it ruffled a pool of spring water below.

Crushing pink apricot petals in hand, I play.

With a pair of lovebirds on the fragrant pathway.

Seeing ducks fight, alone on the railing I lean,

Slanting upon my head a hairpin of jade green.

Waiting for you the whole day long wears out my

eyes,

Raising my head, I am glad to hear magpie.(转自刘娜,张志:2008)

例8中的鸳鸯在英文中,只是一种观赏性的动物,而在中文中,它却是一种可以表达爱意的鸟类,象征着爱情,所以为了体现它的文化内涵,它被翻译成了“lovebirds”。

一般译者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只有帮助译文读者建立与原文新信息相关的新图式,从而很好地传递原文的意义。

三、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文化负载词与文化关系密切,在翻译它们过程中,认知图式应当是受到重视的一个因素。根据认知图式是否与文本新信息相符,可以提出解决翻译的方法。

(一)直译

当两种文化关于一种事物的认知图式相符时,通常可以用直译的方法。如:

例9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For husband she will have a mountain wolf,

His object gained he ruthlessly berates her.(转引自周方珠,2004)

中英文化中“狼”与“wolf”的概念意义与文化内涵几乎相同,所以两国人们对它们的认知图式也是相符的。当译者翻译“狼”时,不必费力去构建或重组译文读者的认知图式,只需直接将其译成“wolf”,这样,也可以完美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和语用功效。

(二)意译加注释

当认知图式与新信息不相符时,意译加注释也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方法。

例10 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西厢记

I am saddened by a myriad of petty woes,

And, though I speak not,

I am angry.

At the breezes from the east.

(Translator's notes: the east wind is symbolic of spring, with its urge to love and mating.)

东风在两种文化中的文化内涵完全不同,东风在中国文化中意味着爱情,象征着春天,而在西方,东风来临,预示着寒潮来袭。所以两国对于东风的认知图式不相符。此时,译者只有依靠注释来重建译文读者的认知图式,加入关于“东风”的新信息。

(三)意译

对于翻译认知图式不相符的文化负载词,意译加注释并不是唯一的方法,有时意译也可以解决问题。我们可以依然以“东风”为例:

例1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The beautiful lady Yu

When will there be no more moon and spring flowers?

For me who had so many memorable hours.

My attic which last night in vernal wind stand.

Reminds cruelly of the lost moonlit land.

Carved balustrades and marble steps must still be there,

But rosy cheeks cannot be as fair.

If you ask me how much my sorrow has increased,

Just see the over brimming river flowing east!(转引自周方珠,卢志宏,2008)

译者将东风译成“vernal wind”而不是“east wind”,主要是避免“east wind”的不同文化内涵,他通过“vernal wind”扩展了读者的认知图式,也就避免了理解上的困难。

当然,意译不仅仅适用于认知图式不相符的文化负载词,对于翻译认知图式缺省的文化负载词同样适用。

例12 He is such an ostrich—he doesn't want to know about his wife's love affair.

他真是自己骗自己——对妻子有外遇不闻不问。

通过直译来传达例12中的“ostrich”,很显然有

一定的难度,而且也会使得译文读者很困惑,对此,表达其本质含义,帮助译文读者建立一个新的认知图式,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们发现“ostrich”被译成“自己骗自己”,将该词的隐含意义很好地传递给读者。

(四)借译

我们通常会发现在两种文化中,会有不同词汇表达相同的文化内涵,这就为译者翻译文化负载词带来了很大的益处,以“lion”和“老虎”为例,

例13 拦路虎 a lion in the way

例14 He was married and had a lioness at home.

他结婚了,太太是个母老虎。

根据陈德彰(转引自郭建中,1999:345-357)的调查,英语国家中约有52%的人认为狮子代表权威,而30%的中国人选择了老虎,所以两国人对于“lion”和“老虎”的认知图式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比较相符的,因此在翻译中,借鉴目的语中具有相同文化内涵的词汇很容易让译文读者重建新图式。

四、结语

翻译是一个利用认知图式理解原文意义并利用图式转化原文概念的过程,而在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过程中,由于文化负载词与文化的关系密切,对译者的认知图式有着更高的要求。首先,只有关于源语的图式丰富,才能理解原文。其次,只有拥有图式,才能帮助译文读者构建图式,再现原文。所以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译者应不断地扩展自己的图式。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 [2] 关丽娜. 图式理论与英汉翻译[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 1.
- [3] 刘娜, 张志. 论认知语境观照下的汉语古诗英译[J].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08, 1.
- [4] 彭建武. 认知语言学[M].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5.
- [5] 钱颖, 刑晓莉. 图式理论在英汉习语翻译中的应用[J]. 宁波工程学院学报, 2009, 1.
- [6] 薛海萍. 论图式理论对翻译的影响[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1.
- [7] 周方珠, 卢志宏. 英汉互译原理[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8.

Application of Schema Theory i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WANG Tian-tian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Anhui 233030)

Abstract: Cognitive schema is an organized mental model, on this basis, new information can be interpreted and appropriately responded. By giv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schema theory, in this paper, it probes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schema i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and tries to discuss the strategies to translate them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cognitive schema theory, and then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ranslator should broaden their cognitive schema to translate culture-loaded words.

Key words: Cognitive Schema Theory, Culture-loaded Words,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周锦鹤)